

(續上期)

八、禪佛教的研究(一)

西方對禪佛教的留意與研究，要到最近幾十年前才開始。語言的障礙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另外恐怕更爲重要的一點，便是義理方面的隔閡。東方智慧所表現的那種超感性的睿智的直覺，特別是禪宗祖師們所強調的那種頓然覺悟的神秘經驗（或當說爲體驗），對理論以至理性思考的西方人來說，總使他們感到迷

其命脈。西方的禪學研究，大抵都表現三個共同點：就內容而言，皆以中國禪爲重；就方式而言，皆着力於禪籍的翻譯；就媒介而言，皆通過日本方面的資料，和接受日本禪師的指導，即使是研究中國禪，亦是如此。第一二點是可理解的；第三點則由於日本是禪的活動目前仍然是流行的國家；在中國，禪早已差不多成爲歷史了。

在西方的禪學研究中，德國方面的研究，比較來說，可以說是相當蓬勃，雖然禪的宗教活動，門庭仍然清冷。



德國之佛學研究

吳汝鈞

惑。但這並不表示到東方之路的不可能性。實際上，西方人受到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種種惡果所困擾，早使他們對東方世界有某種程度的憧憬，以爲在此中或許可以找到一些消解困擾的因素。這亦可視爲西方人近年開始接近東方的主要動力。故自戰後日本禪佛教學者鈴木大拙以流暢的筆調用英語大力向西方介紹禪的生活實踐與義理模式以來，契機一到，很快便掀起西方學者研究禪的熱潮了。

禪淵源於印度，成宗於中國，由盛而衰，而在日本繼續延續

在德國的禪佛教學者中，首先要提及的是 Heinrich Dumoulin。他恐怕是德國以至西方最有成就的禪學家。他本來習西方哲學與宗教，自己又是一個神父。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潛心研究東方宗教，特別是禪佛教。在本世紀六十年代，他曾兩度在東南亞洲遊學過，到過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等地。他一直居於日本，任教於愛智大學，近年他更出任該大學遠東宗教研究所（Forschungsinstitut für fernöstliche Religionen）的主席。

Dumoulin 在宗教特別是禪佛教方面的著述極豐，他對佛教

的了解，從廣度來說，恐怕很少西方學者能及得上。他的禪學研究，除注重文獻外，亦很有哲學史的綜貫全局的眼界，亦能表現比較宗教的旨趣。這不但是很多西方學者所不逮的，抑亦超過不少日本方面的佛教學者；後者常常不免為拘守文獻所累。

就筆者有限的所知，Dumoulin 的著書與論文，可示如下：「無門關，或沒有門徑之通道」(Das Wu-mén-kuan Oder Das Pass ohne Tor, 「就無門關看中國禪在慧能之後之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Ch'an nach Hui-neng im Lichte des Wu-mén-kuan), 「禪之歷史與面貌」(Zen - Geschichte und Gestalt), 「東方禪定與基督教神秘主義」(Östliche Meditation und christliche Mystik), 「菩提達摩與禪佛教之開始」(Buddhidharma und die Anfänge des Chán - Buddhismus), 「在禪實踐中之技巧與個人投入」(Technique and Personal Personal Devotion in the Zen Exercise), 「日本禪師道元之宗教形上學」(Die religiöse Metaphysik des japanischen Zen-Meister Dōgen), 及「基督教與佛教之會合」(Christianity meets Buddhism)。其近年作品則為「禪佛教之覺悟之道」(Der Erleuchtungsweg des Zen in Buddhismus)。

就中，「無門關，或沒有門徑之通道」一書，是宋代禪宗重要公案結集「無門關」^{④⑤}之德譯。此譯本 Dumoulin 近年有修正，易其名為「無門關：沒有門徑之柵卡」(Mumonkan-Die Schranke ohne Tor)。「就無門關看中國禪在慧能之後之發展」一長文，則是 Dumoulin 早年的代表作。此文雖以無門關所輯的古則公案為參照，但因該書所收的公案，都是極重要而有代表性者，慧能以後的大禪師的話，大抵皆有收集，而本文於強調默照的其他派系亦不忽畧。故此文實是慧能以後南宗禪發展過程的扼要敘述。^{④⑥}「禪之歷史與面貌」一書則是 Dumoulin 的力作。它就禪的起源，追溯至原始佛教與小乘佛教的神秘因素，然後經大乘佛教的神秘主義與大乘經而正面引出禪的義理來。跟着對禪在中國與日本的發展，予以詳盡的描述。最後並涉及禪在新時代的開展及與基督教的會合問題。此書的特點在對禪的發展面貌，予

以全面的展開；而且能不囿於文獻，直探禪的宗教哲學的本質。故此書在西方固是獨一無二的著書，即日本方面亦少有能及者^{④⑦}。「東方禪定與基督教神秘主義」^{④⑧}一書，是作者就比較宗教的角度而寫成。他恐怕是寫這種題材的最適當人選；因他出身神父，而又數十年來生活於東方的宗教氣氛中。在此書的結論部份的「東西方神秘主義中的實存」(Die Existenz in der Mystik von Ost und West)一節中，作者綜合地說：「東方所提供的一切方案，都是就人以成就全體 (Ganz werden) 或成就聖賢為其目的 (而提出的)；因此，東方即使是最偉大的哲學，都不能離開宗教的關係而發展。」

另外一個要留意的學者是 Wilhelm Gundert (1880 - 1971)。他是一個基督徒，早年習希臘文新約和梵語梨俱吠陀 (Rig Veda)；又學神學與哲學。其後到日本，多方面接觸東方的宗教與文化。他先後習過佛教、神道教、道教、儒家和漢文。後來，他返回德國，在漢堡大學任教日本學。他實是這方面的學問的元老，目前不少這方面的專家，都是他的學生。

他不遺餘力地致力於東西文化特別是宗教方面的溝通工作。他對禪佛教特別欣賞，也最有心得。東方的那種「應無所住而生其心」^{④⑨}的神秘智慧，對他有莫大的吸引力。在禪佛教中，他發現有一些極為寶貴而基本的東西，那是西方所沒有的。不過，他還是本着自己的立場，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來學習東方的宗教與文化。

Gundert 氏對日本的宗教有很深刻的認識，曾寫有「日本宗教史」(Japanische Religionsgeschichte)一書；不過，他在學術上更為佛教界注意的，無寧是他對「碧巖錄」^{④⑩}的德譯。按「碧巖錄」中的古則公案，最是耐人尋味，被認為是禪文學中最難理解的的作品之一。Gundert 把其晚年的時間，幾乎完全花在這書的翻譯上。在翻譯原文和詳加註解外，對於每一則公案，都附有一「關於該則的理解」(Zum Verständnis des Beispiels)的說明。Gundert 的這個工作，被評許為具有極其高度的學術水平與理解；它對德國的禪學研究，無疑將加上新的篇章。

但 Gundert 的翻譯並未完成。1960年他出版第一冊，收入前三十則的翻譯；1967年出版第二冊，收入三十一至五十則。到他逝世前為止，還未有第三冊出版。據說他還有五十則以後十則的譯稿。以後的部份，目前還無人敢繼續翻譯，因太困難云云。

在生活方面，Gundert 還是一個相當風趣而具人情味的人物，而不太具有德國民族的那種嚴刻硬朗。他晚年定居於德國南部的美麗的多瑙河畔的 Neu-Ulm 市，致力於沉思與翻譯。他曾說：「我活於當下這一瞬間」(Ich lebe im Augenblick)。他的從弟，正是德國當代大文豪赫塞 (Hermann Hesse)。

他逝世後，訃聞的卡片傳送到他的朋友手中，上面印有幾句德語，那是他譯自一首著名的禪詩而來的：

到達那最高的道，並無困難，

只是切忌種種的揀擇；

那裏沒有憎愛的念頭，

便是澄清一片，敞開而無遮蔽。

(Der höchste Weg is nicht schwer,

Nur abhold wählerischer Wahl.

Dort, wo man weder hasst noch liebt,

Ist Klarheit, offen, wolkenlos.)⁵⁴

九、禪佛教的研究 (二)

H. M. Enomiya Lassalle 是另一個有趣的禪學研究者和修行者。他是德國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但其半生却在日本渡過（他目前約為七十五歲）。他曾經歷過二次大戰末期在廣島的原爆，對人生特別是宗教實踐的問題，有很敏銳的感覺。他曾在日本的禪院中修習過。其後回德國，將其對東方宗教的體驗，透過講座與禪定的實踐，傳授予德國人。據說聽他講演和從他學習的，有過千之衆。

Lassalle 寫了不少有關禪佛教的書，最引起西方人士注意的，恐怕是「爲基督徒而設的禪定」(Zen-Meditation für Christen) 一書。這是應從他修習禪道的德國人士而寫的。其中所討論的問

題，環繞着禪的修習與基督教的關係一點。即是，禪的修習，如今日在日本所流行者，對於基督徒來說，作爲一種功課，是否合法？另外一問題是，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能在何種程度下，吸收這種東方的宗教實踐？Lassalle 本人自然是持開明的眼界來看這些問題的。

Lassalle 的著書，另外還有「禪佛教」(Zen-Buddhismus)，「禪——到覺悟之道」(Zen-Weg zur Erleuchtung)，「在基督徒下的禪」(Zen unter Christen)。作者致力於打通東西方宗教上的隔膜，這種努力，在今日來說，實在意義深長。

在禪籍的翻譯方面，Ohasama-Fanst 寫有「禪，日本的生活的佛教」(Zen der lebendige Buddhismus in Japan)，其中載有永嘉大師(玄覺)的「證道歌」及三祖僧燦的「信心銘」的翻譯，後者只是意譯。E. Rousselle 譯有六祖壇經前六章。K. Tsujimura 與 H. Buchner 譯有「十牛圖」⁵⁵，題爲「牛與其牧者」(Der Ochs und sein Hirte)。另外，以研究和翻譯「肇論」著名的 Walter Liebenthal 譯有「神會語錄」的一部份，及黃蘗的「傳心法要」，後者題爲：「黃蘗希運：透過裴休而來的他的傳聞草案」(Huang-po Hsi-yün, Protokoll seiner Einvernahme durch Pei Hsiu)⁵⁶。另外，他又有英譯上面提到的「證道歌」。

現時漢堡大學的 Oscar Benl，是一個進業甚勤的日本學者，他又研究日本禪學。他的方法是文獻學的，尤其注重典故的出處。他於早年留學日本，十多年前譯就了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⁵⁷。他寫有多篇研究日本禪學，特別是曹洞禪的論文；例如：「道元禪師在中國」(Der Zen-Meister Dōgen in China)⁵⁸，「曹洞僧團的開始」(Die Anfänge der Sōtō-Mönchsgemeinschaft)，「夢窗國師，一個日本禪師」(Musō Kokushi. Ein japanischer Zen-Meister)⁵⁹，和「禪師無準師範與(京都)東福寺的創立者，禪師聖一國師」(Der Ch'an-Meister Wu-chun Shih-fan und der Gründer des Tōfukuji (Kyōto), der Zen-Meister Shōichi Kokushi)⁶⁰。Benl 氏目前正致力於「聖一國師語錄」與道元「正法眼藏」⁶¹中某些部份的德譯。

西方學者對於禪這樣一種強調神秘的直觀的宗教與哲學，除了正面作研究、翻譯和參加禪的修行實踐外，亦很有就科學、醫學、特別是精神病理學來看禪的；他們希望透過禪的修習，能對種種的精神病痛的治療，有所幫助。

德國的 Günter Schüttler 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他是學心理學、醫學與宗教學的，在波恩大學的神經病院當醫生。他於一九七〇年，曾領導一個隊伍，到印度去研究那些罕為人所知的流亡的西藏僧人的心理，寫有「最近期的西藏神睿僧人；其精神學與神經學方面的面相」(Die letzten tibetischen Orakelpriester. Psychiatrisch-neurologische Aspekte) 一書，大大引起歐美方面的宗教學者、人種學者、心理學者和醫學界人士的注意及討論。他又到日本，遍訪臨濟禪師和隱匿於荒山的僧人，在禪院中生活和參加它們的禪定實踐。他又藉着這個機會，向多個禪佛教學者探問他們個人的悟道的體驗，其中包括柴山全慶、玉城康四郎、上田閒照諸人。他對這些悟道的體驗，予以心理學的分析。他的研究，對西方的專家們提供新的宗教心理學的知識，及東方精神的新形象。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具在於其所著「在禪佛教中的覺悟」(Die Erleuchtung im Zen-Buddhismus) 一書中。

其他關於禪的研究，有 Ernst Benz 的「禪佛教與禪名士主義：西方面貌中的禪」(Zenbuddhismus und Zensnobismus-Zen in westlicher Sicht) 和 Karlfried Graf Dirckheim 的「禪與吾人」(Zen und Wir)，這則是就關聯到西方的各面來討論禪的。Dirckheim 是精神療病專家，他常採用日本的正座與坐禪來救治病人。(未完待續)

附註

- ④⑧ 「無門關」，宋代禪師無門慧開(1183?)作，是古則公案招提的重要資料，共收集古則公案四十八則。
- ④⑨ 此文有 Ruth Fuller Sasaki 女士(佐佐木夫人)的英譯，題為「中國禪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Zen)，在西方相當流行。此文筆者亦有中譯。此一中譯及對此的評論，具載於筆者之「杜默林(Dumoulin)及德國之禪學研究」一文中。

⑤① 此書 Paul Peachey 有英譯，題為「禪佛教史」(A History of Zen-Buddhism)。日本的禪宗史研究，前有忽滑谷快天、鈴木大拙、宇井伯壽，近則有關口眞大及柳田聖山等；但多是片斷或者據者。柳田聖山氏近著「無之探求：中國禪」一書，則與 Dumoulin 者相類，但所叙亦僅限於中國方面而已。(柳田氏之書，筆者有中譯。)基督教神秘主義是在中世紀在德國流行的一種基督教思想。它強調人們對神之愛，與神在精神方面的交往。在正統的基督教教義，神作為一超越的人格存有而威臨於人之上；神是創造者，人是被造物；神是救贖，人是被救贖；此中的二元性色彩相當濃厚。基督教神秘主義則頗有把神的權威消解，把它拉下來，把其本質由最高的絕對善化而為超越乎善惡之上的無有之意。就這意義說，它與禪佛教的「無」的思想相當接近。

⑤② 語出「金剛經」。

⑤③ 「碧巖錄」，雲門宗的雪竇重顯(980-1052)頌，臨濟宗的佛果圓悟(1063-1135)禪釋。選輯古則古案一百則，是學道修禪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被稱為宗門第一書。Gundert 的德譯，題為 Bi-yän-lu。按此書自禪宗三祖僧燦的「信心銘」原文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無憎愛，洞然明白」。

⑤④ 「十牛圖」，宋廓庵禪師作。全篇分「尋牛」、「見跡」、「見牛」、「得牛」、「牧牛」、「騎牛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原」、「入塵垂手」十項，就牧人捕捉野牛而馴養之的過程，以譬說禪修行的多個境地。

⑤⑤ 唐代禪匠黃檗希運向其門下裴休居士說法，後者將之輯集而成「傳心法要」。

⑤⑥ 「源氏物語」除有 Benl 的德譯外，還有 Arther Waley 的英譯。道元希玄(1200-1253)，日本曹洞禪的開創者。他曾於早年留學中國，受學於天童如淨。著有「正法眼藏」、「普勸坐禪儀」、「學道用心集」、「永平清規」、「永平廣錄」等。

⑤⑦ 夢窗疏石(1275-1351)，日本臨濟宗禪師，山城天龍寺的開山，著有「夢窗國師語錄」。

⑤⑧ 聖一國師，即圓爾辨圓(1202-1280)，為日本臨濟宗東福寺的開山。他曾留學中國，就學於無準師範。著有「聖一國師語錄」。

⑤⑨ 「正法眼藏」，日本禪學大師道元的主著，以日語寫成，闡述曹洞禪的宗旨。其內容可分坐禪、行事、嗣法等各面，皆歸於道元個人的體驗。故本書亦可視為日本人自家思想的發展，在日本哲學中具有極崇高的地位。